

刘震云
著

我不是 潘金莲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我不是潘金莲

刘震云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俗话说得好，一个人撒米，一千个人在后
边拾，还是拾不干净。

——刘震云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序言：那一年 1

第二章 序言：二十年后 107

第三章 正文：玩呢 269

第一章

序言：那一年

一

李雪莲头一回见王公道，王公道才二十六岁。王公道那时瘦，脸白，身上的肉也白，是个小白孩。小白孩长一对大眼。大眼的人容易浓眉，王公道却是淡眉，淡到没几根眉毛，等于是光的；李雪莲一见他就想笑。但求人办事，不是笑的时候。何况能见到王公道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邻居说王公道在家，李雪莲拍王公道家的门，手都拍酸了，屋里不见动静。李雪莲来时背了半布袋芝麻，拎着一只老母鸡。李雪莲手拍酸了，老母鸡被拎得翅膀也酸了，在尖声嘶叫，最终是鸡把门叫开的。王公道上身披一件法官的制服，下身只穿了一裤衩。李雪莲除了看到他一身白，也瞅见屋里墙上贴一“囍”字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，明白王公道不开门的原因。但夜里找他，就图在家里堵住他；自个儿跑了三十多里，这路也不能白跑。王公道打声哈欠：

“找谁呀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王公道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你谁呀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马家庄马大脸是你表舅吧？”

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
李雪莲：

“马大脸他老婆娘家是崔家店的你知道吧？”

王公道点点头。

李雪莲：

“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你知道吧？”

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李雪莲：

“我姨家一个表妹，嫁给了马大脸他老婆她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，论起来咱们是亲戚。”

王公道皱皱眉：

“你到底啥事吧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我想离婚。”

为了安置半布袋芝麻，主要是为了安置还在尖叫的老母鸡；也不是为了安置芝麻和老母鸡，是为了早点打发走李雪莲，李雪莲坐到了王公道新婚房子的客厅里。一个女人从里间露了一下头，又缩了回去。王公道：

“为啥离婚呀？感情不和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比这严重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有了第三者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比这严重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不会到杀人的地步吧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你要不管，我回去就杀了他。”

王公道倒吃了一惊，忙站起给李雪莲倒茶：

“人还是不能杀。杀了，就离不成婚了。”

茶壶悬在半空：

“对了，你叫个啥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我叫李雪莲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你丈夫呢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秦玉河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他是干啥的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在县化肥厂开货车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结婚几年了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八年。”

王公道：

“带着结婚证吗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带着离婚证呢。”

说着，解开外衣的扣子，从内衣口袋里，掏出一离婚证。

王公道愣在那里：

“你不已经离婚了吗，还离个啥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这离婚是假的。”

王公道接过那离婚证。离婚证已经被揉搓得有些皱巴。王公道从里到外查看一番：

“看着不假呀，名字一个是你，一个也是秦玉河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离婚证不假，但当时离婚是假的。”

王公道用手指弹了一下离婚证：

“不管当时假不假，从法律讲，有这证，离婚就是真的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难就难在这里。”

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：

“你到底要咋样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先打官司，证明这离婚是假的，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，然后再离婚。”

王公道听不明白了，又搔头：

“反正你要跟姓秦的离婚，这折腾一圈又是离婚，你这不是瞎折腾吗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大家都这么说，但我觉得不是。”

一
一

李雪莲最初的想法，并不想瞎折腾；已经离婚了，折腾一圈还是离婚；李雪莲最初的想法，是快刀斩乱麻，一刀杀了秦玉河了事。但秦玉河一米八五，膀大腰圆，真到杀起来，李雪莲未必杀得过他。当初结婚找秦玉河，图他个膀大腰圆，一膀子好力气，如今杀起人来，好事就变成了坏事。为了杀人，李雪莲得寻一个帮手。她首先想到的，是自个儿娘家弟弟。李雪莲的弟弟叫李英勇。李英勇也一米八五，膀大腰圆，整日开个四轮拖拉机，五里八乡，收粮食卖粮食，也倒腾棉花和农药。李雪莲回了一趟娘家。李英勇一家正在吃中饭。饭桌前，趴着李英勇、他老婆和他们两岁的儿子，正“呼噜”“呼噜”吃炸酱面。李雪莲扒着门框说：

“英勇，出来一趟，姐跟你说句话。”

李英勇从碗上抬起头，看门口：

“姐，有啥话，就在这儿说吧。”

李雪莲摇头：

“这话，只能对你一个人说。”

李英勇看老婆孩子一眼，放下面碗，起身，跟李雪莲来到村后土岗上。已经立春了，土岗下一河水，破了冰往前流。李雪莲：

“英勇，姐对你咋样？”

李英勇搔着头：

“不错呀。当初我结婚时，你借给我两万块钱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那姐求你一件事。”

李英勇：

“姐，你说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帮我去把秦玉河杀了。”

李英勇愣在那里。李英勇知道李雪莲跟秦玉河闹“离婚”这件事，没承想到了杀人的地步。李英勇搔着头：

“姐，你要让我杀猪，我肯定帮你，这人，咱没杀过呀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谁也不是整天杀人，就看到没到那地步。”

李英勇又说：

“杀人容易，杀了人，自个儿也得挨枪子儿呀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人不让你杀，你帮我摠住他，由我捅死他，挨枪子儿的是我，跟你无关。”

李英勇还有些犹豫：

“摠住人让你杀，我也得蹲大狱。”

李雪莲急了：

“我是不是你姐？你姐这么让人欺负，你就睁眼不管了？你要不管我，我也不杀人了，我回去上吊。”

李英勇倒被李雪莲吓住了，忙说：

“姐，我帮你杀还不行啊，啥时候动手呀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这事儿就别等了，明天吧。”

李英勇倒点头：

“明天就明天。反正是要杀，赶早不赶晚。”

但第二天李雪莲去娘家找李英勇杀人，李英勇他老婆告诉李雪莲，李英勇昨天夜里，开拖拉机去山东收棉花了。说好是去杀人，怎么又去收棉花？过去收棉花不出省，这回怎么跑到了山东？明显是溜了。李雪莲叹了一口气，除了知道李英勇并不英勇，还知道“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须教父子兵”这句话是错的。

为了找人帮自个儿杀人，李雪莲想到了在镇上杀猪的老胡。镇的名字叫拐弯镇。老胡是个红脸汉子，每天五更杀猪，天蒙蒙亮，把肉推到集市上卖。肉案子上扔的是肉，肉钩子上挂的也是肉。肉案子下边筐里，堆着猪头和猪下水。过去李雪莲去集上老胡的摊子买肉，买过，老胡又一刀下去，从案子的猪身上片下一片肉，扔到李雪莲篮子里，或从筐里拎根猪大肠扔过来；但这肉这肠不是白扔，老胡嘴里喊着“宝贝儿”，眼里色迷迷的；有时还绕过肉案，对李雪莲动手动脚，都被李雪莲骂了回去。李雪莲来到集上老胡的肉摊前，对老胡说：

“老胡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跟你说话。”

老胡有些疑惑，想了想，放下手中的刀，跟李雪莲来到集后僻静处。僻静处有一座废弃的磨坊，两人又进了磨坊。李雪莲：

“老胡，咱俩关系咋样？”

老胡眼中闪了光：

“不错呀宝贝儿，你买肉哪回吃过亏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那我求你一件事。”

老胡：

“啥事？”

李雪莲接受了弟弟李英勇的教训，没跟老胡说杀人，只说：

“我把秦玉河叫过来，你帮我摠住他，让我抽他俩耳光。”

李雪莲与秦玉河的事，老胡也听说了；摠住一个人，对老胡不算难事，老胡就满口答应了：

“你们的事我听说了，秦玉河不是个东西。”

又说：

“别说让我摠人，就是帮你打人，也不算啥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我帮了你，我能得到啥好处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你帮我打人，我就跟你办那事。”

老胡大喜，上前就搂李雪莲，手上下摸索着：

“宝贝儿，只要能办事，别说打人，杀人都成。”

李雪莲推开老胡：

“不杀人。”

老胡又往前凑：

“打人也行。那咱先办事，后打人。”

李雪莲又一把推开他：

“先打人，后办事。”

开始往磨坊外走：

“要不就算了。”

老胡赶紧撵李雪莲：

“宝贝儿别急，那就按你说的，先打人，后办事。”

又叮嘱：

“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”

李雪莲站定：

“我的话句句当真。”

老胡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：

“啥时动手呀，这事儿，赶早不赶晚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那就明天吧。我今天先去找秦玉河，把他约出来。”

当天下午，李雪莲去了县城，去了县城西关化肥厂，去约秦玉河。去时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，想借着约秦玉河明天去镇上民政所谈女儿抚养费的事，把秦玉河骗回镇上。化肥厂有十来根大烟囱，“突突”往天上冒着白烟。李雪莲在化肥厂寻了个遍，遇到的人都说，秦玉河开着大货车，去黑龙江送化肥了，十天半月回不来。秦玉河像李雪莲的弟弟一样，明显也是躲了。去黑龙江寻人，中间隔着四五个省；秦玉河又是个活物，整天开着汽车在奔跑；看来杀一个人易，寻一个人难；只能让秦玉河多活十天半个月了。李雪莲憋了一肚子气，出了化肥厂，又感到憋了一肚子尿。化肥厂门口有一个收费厕所，撒泡尿尿两毛钱。看厕所的是个中年妇女，头发烫得像鸡窝。李雪莲交了两毛钱，把女儿交给看厕所的妇女，进厕所撒了一泡尿。肚子腾空了，气在肚子里胀得

更满了。出来，看到孩子在看厕所的妇女怀里哭，李雪莲兜头扇了孩子一巴掌：

“都是因为你个龟孙，害得我没法活。”

李雪莲和秦玉河的纠葛，都是因为这个孩子。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八年了，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，如今儿子七岁了。去年春天，李雪莲发现自个儿又怀孕了。也不知是哪一回，算错了日子，该让秦玉河戴套，迁就他没让戴，秦玉河一下舒坦了，李雪莲怀孕了。二胎是非法的。如秦玉河是个农民，罚几千块钱，也能把孩子生下来，但秦玉河是化肥厂的职工，如生下二胎，除了罚款，还会开除公职，十几年的工作就白干了。二人便去县医院打胎。李雪莲怀孕两个月没感觉，待脱了裤子，上了手术台，张开大腿，突然觉得肚子里一动；李雪莲又合上大腿，跳下手术台穿裤子。医生以为她要去厕所撒尿，谁知她出了手术室，开始往医院外走。秦玉河撵她：

“哪儿去？一打麻药，不疼。”

李雪莲：

“这里人多，有事回家再说。”

一路无话。两人坐了四十里乡村公共汽车，回到村里，回到家，李雪莲又去牛舍。牛栏里一头母牛，前两天刚生下一个牛犊。牛犊在拱着母牛的裆吃奶。老牛饿了，见李雪莲“哞”了一声。李雪莲忙给母牛添草。秦玉河撵到牛舍：

“你到底要干啥？”

李雪莲：

“孩子在肚子里踹我呢，我得把他生下来。”